

#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 ——“我的文学原乡”文学交流会

□ 王若楠



近日,由哈尔滨市文联、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哈尔滨文学创作院和哈尔滨市图书馆共同举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的文学原乡’”文学交流会,在哈尔滨市图书馆举行。我市文坛的中坚骨干作家济济一堂,就深耕地域特色、力挖文学矿藏、打造哈埠文学新高地、谱写时代新篇章等话题敞开心扉,交流创作心得,凝神聚力,笃正创新,达成了以文学深入现实图景、探寻精神向度的共识。

作家孙彦良以绘画的语言,表达出对“原乡”的不同理解。“因为我一直喜欢国画,觉得它最独特的地方,就是没有画出的部分,是空白处,术语叫留白。而文学的空白,是可以看到却无法言说的。比如在黑龙江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一部经典,也是填补文学空白的典型例子。而在哈尔滨,阿成老师的作品独特的诗一般的叙述,在全国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后来出现大量的类似的跟风作品,也是一种助力和强化,但不能说是独特的存在。从本质上讲,更多的人更愿意对老哈尔滨俄侨文化进行类似的表达,因为翻开历史,历史的神秘感是最容易鼓励作者偷懒的行为,以至于来到哈尔滨采风的作家也跟着翻阅哈尔滨的历史,而对这个城市现实视而不见——这样说并不准确,因为现实表达的确太难,需要对这里生活的人们进行手术刀一样的解剖,这太难了。

老作家韩亚庆说,创作要融入新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乡情与乡愁。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家只有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静下心来深入思考,由乡村观照中国,以乡村认识时代,才能肩负起时代的重任。作家要熟悉新乡村。新时代的新乡村,自然环境层面、社会治理层面、物质生活层面和文化建设层面,都时时刻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作家用文学呈现出新时代乡村的丰富、立体、深广,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作家体验农村除了带着笔,更要带着心,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黑龙江省首届文学艺术奖得主闫语认为,对于不同的写作者,文学的定义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一个词,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一个概念,一个故事。哈尔滨是一座非常有内涵的城市。每次路过那些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都觉得它们有很多故事想要讲给我

听。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将历史的指针直接回拨到20世纪30年代初,是否能在哈尔滨的某条街道上遇见穿旗袍的萧红,或者手里拿着《晨报》匆匆走过的金剑啸?这座城市里有太多的人和事需要我们去挖掘、去关注、去书写了。

而孙胜杰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学研究者,她的文学原乡在哪里呢?她给出的答案是“河流”。“河流之于小城作家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既孤独感伤又温柔浪漫的集体记忆,乡土文学创作承载着对故乡的记忆,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文学河流。比如沈从文之于沅水、辰河,萧红之于呼兰河,沙汀之于汶江,汪曾祺之于苏北里下河,孙犁之于滹沱河,以及鲁迅、周作人之于浙江水乡……”

作家张晓光在谈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时说,我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应把人民当作文本的表现主体。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就会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光芒。这些闪光点可能是中央大街一位普通的街头艺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点亮了街头巷尾;也可能是乡村大地上默默耕耘的农民,他们用辛勤的劳动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食物;还可能是温馨家庭中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们在家庭中默默奉献,用母爱和温暖构成了家庭的支撑。这些平凡的人们所展现出的坚持、拼搏、乐观向上的精神,是我们可以借鉴和传递的正能量。

青年作家梁甜甜“文学原乡”更像是一

种挥之不去的气韵。她的文学原乡浸润着四季分明的自然风貌;关联着金源文化中的“白山黑水”、横跨欧亚的“犹太记忆”、十四年艰苦抗日的“抗联精神”等文化元素;还有“最东北”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北方农耕文明影响下安土重迁的家园意识等等。哈尔滨已经迈入了新时代现代文明的新征程。这也正是地缘文化焕发活力、重铸辉煌的机遇与挑战。想要全面振兴东北文学的原乡,身为作家首先应当深入生活,以敏锐的眼发现普通生活中的闪光点,以耐心的耳倾听百姓生活中的苦乐。

青年诗人吉庆说,哈尔滨既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写作的起点。真正的创作,其实就是从生活中来的,我们始终应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闪光点,传递正能量,凝聚精气神,去思索写作,创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

哈尔滨市作协新入会的会员余阵在听了其他作家的发言后认为,文学的原乡包括物理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单纯的物理上的原乡,譬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沈从文的湘西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及苏童的香椿树街,当然还有更为我们所熟知的萧红和迟子建笔下的呼兰河与大兴安岭,其本质都是建立在一种相对稳定封闭的状态上。精神上的原乡有时超越物理上的原乡,有时与之重合,或者较其落后。

市文联党组书记孙建伟在与作家、诗人

们的交流后总结说:“文学创作一定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也是新时代对文艺、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当年柳青写《创业史》的时候,在农村深入生活二十几年,最后才写出《创业史》,今天读来,仍有新的体会。我也希望今天来的中青年作家、新生代力量的作家,能够真正地体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用手中的笔表达他们的生活。文学创作是一个很个性化的表达形式,它既可以向内挖掘,也可以向外挖掘,但这种挖掘离不开思考。成为经典文学作品,一定有一个思想内核在里面,如果没有,即便创作技巧再好,文本也只能留在历史的深处,不能被传承。希望各位作家在个人的生活中,形成个人独特的思考和对生活的认识,保持勤奋的状态,保持创作的状态,保持思考的状态,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提高作品,让自己创作出直抵人心的文学作品,不仅能照亮别人,也能照亮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说,“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许多优秀作品都是作家在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深入生活中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作为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时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呈现出更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这次文学交流活动,为作家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视野,坚定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深入生活的重要意义,努力创作出反映伟大实践、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学力作。

又快迎来一个人生的新节点了。这使我自然又想到了人生的意义和追求,回望过去与希望的未来,总是有益的事情。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还是写下心声,以为自省自励。

岁月奔腾,时光温良。所有的美好一路相随。六十岁时,作《我的一天》,发表于《黑龙江日报》副刊,收入随笔集《人生笔记岁月琴弦》书中(许嘉璐题写书名、梁晓声作序)。七十岁时,作《七十的故事》,发表于《哈尔滨日报》副刊,收入随笔集《似水年华》书中(贾宏图作序),这是我不能忘却的纪念。时不我待,岁月如流。似乎转瞬之间,就要迎来八十岁这一人生的重要节点了,特作此文以为自励。现在,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七十七岁了。七十岁不算老,还是小弟弟。到了八十岁了,按照如今的说法,才算由壮年刚进入老年,但情志、身体和脑力尚健,仍不觉得自己老之已至。

情深若许,淡然如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自得其乐,老有所为,这一年没有虚度光阴,已写出九篇文章:《我的冰雪情缘》《我与兆麟公园》《人生旅途与酒》《哈尔滨文学断想》《哈尔滨广场文化畅想》《吹军号的老号兵》《亦师亦友三人忆》《亮马河与马家沟》《咖啡馆咏叹调》等,陆续在京哈两地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这一年还获得市委宣传部城市推广语优秀作品奖、“我爱哈尔滨”主题征文大赛一等奖、《我爱哈尔滨》一书总顾问、特殊贡献奖等。

红尘陌上,时光渡口。留情不少,好像还是自觉不老、也不服老!那又何必诗语自嘲呢?人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生命原本就充满了太多的惊奇与渴望,浩荡烽烟中没有谁可以一如既往。青春、风华、光环,在灯火阑珊处褪尽了一夜的灿烂繁华,已经披上了朦胧色彩,刹那转身

## 八十自励

□ 白衍吉

之时,谁还记得那曾经沧海。退休多年,读读书、散散步、写写文章,而已。还想再去操心一些事岂不是自不量力。有人说,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给予社会和社会在给予你的之外,还有几个人真的在意你的言行?还是多晒晒太阳增加点健康的钙元素,或许还能多看看大自然的日出日落,看看人世间的日新月异,看看这世界大舞台上,上演着怎样威武雄壮的生活剧吧!

钦敬乡邦,刚健有为。自古以来,所有有作为的杰出人物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为民立命,把为国家独立富强作为人生奋斗的使命。信仰与使命的召唤和追求,是一种韧性的力量。见贤思齐理所当然!有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不用扬鞭自奋蹄!我爱生活、爱祖国、爱家乡、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爱游泳、爱旅行,也有志趣、有担当、有情义、有奋进、有毅力、有梦想,自励人生无悔,大路朝天!

似水流年,春夏秋冬。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说:“生命充满了劳绩,但还要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土地上。”回首过往,读书已破万卷,走遍祖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被称为“第三极”的西藏,饱览中华大好河山、无限风光,心潮澎湃,无比自豪!也放眼世界,看过二十多个国家一百几十座大中城市,见识了不同的文明呈现和五光十色。笔下文章记录了人生历程,见证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回首如逝水年华奋进心路,充满信心期盼东北振兴国家日益强大!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正所谓:八十行犹健,心身如壮年,米茶正可期,强国看梦圆!

## 笔走龙蛇弘扬体育精神

### 书法作品《蹴鞠赋》诞生记

□ 刁佳师

8月28日至10月8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美术馆程晓海历经数月创作出的书法作品——书录王衍杰《蹴鞠赋》成功入选“盛世亚运 体育建新功——中国体育艺术展”。这件书法作品是黑龙江省唯一入选作品,现已面向全社会展出。

本次艺术展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中国奥林匹克博物馆、杭州市体育局、光大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的1000余件投稿作品中遴选出300件优秀艺术作品,包括书法、篆刻、绘画、雕塑、拓片、文创工艺品等。

#### 征稿启事引发浓厚创作意愿

程晓海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协国班班成员、西泠印社社员、西安碑林博物馆荣誉馆员、河北美术学院书法特聘教授、鸡西市书协副主席。他的作品曾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首届西泠印社“弄潮杯”全国书法展一等奖、第二届“石景宜博士杯”华夏书画创作大赛钻石奖、首届“华珍阁杯”全国金钢经书法大赛神品奖(特等)、第四届全军书法展三等奖、省文艺奖二等奖等。2018年,他在广东佛山石景宜博士博物馆主办了“观边观海”——程晓海书法作品展,并出版作品集。

程晓海虽是书法创作人员,但也非常喜欢体育,每天坚持球类运动,时常关注一些体育赛事。2023年5月,他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发布的《盛

世亚运 体育建新功——中国体育艺术展”(暂定名)征稿启事,立刻产生了浓厚兴趣。

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专业的书法创作人员,结合自己多年创作经验和参展心得,一个大胆的创作想法随即在他脑海中产生——用书法的形式助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想到这儿,程晓海一边着手报名,一边苦心思索如何将体育与书法联系在一起。经过数天斟酌,创作思路依旧停滞不前,一时间让程晓海烦恼不已。

#### 网络时代打开全新创作思路

程晓海酷爱体育,在平时也阅读过很多关于古代体育运动的文章,掌握了一些古代体育名词。于是,他围绕征稿要求,结合古代体育运动搜集整理相关资料。

通过网络检索和书籍查询,程晓海了解到,在2004年夏天,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召开了足球起源论证会。作为书法人,他对于足球运动的了解不深,对其中包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和体育精神知之甚少。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蹴鞠”一词,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就是用脚踢球,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对现代足球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论证会上,淄博市现代诗歌学会书记、主席王衍杰的作品《蹴鞠赋》引起了程晓海的注意,文章架构得当、寓意深远,既凸显蹴鞠运动的魅力,也彰显出中华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

一时间让他陶醉其中,反复品读。

一瞬间,突如其来的灵感在程晓海脑海中掀起惊涛骇浪。蹴鞠是足球运动的起源,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赋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体;书法是中国的国粹。如果能够用书法书写这篇佳作,以此三种形式相结合,一定可以展示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和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体的厚重,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说干就干,程晓海立刻收拾书法创作用具,一头扎进创作室。他没有想到,这一“扎”就是一个多月。

#### 埋头书案终成文体融合佳作

作品创作期间,程晓海再次反复研读了《蹴鞠赋》,对文章的主题、架构和寓意做到了了然于胸,用自己的话说说:“这篇文章,我已经在我心中反复念诵了百遍。”

书法作品创作,首在书体的选取。程晓海先后试用了隶书、行书两种体,再通过详细对比,最终选定用行草进行书写。鉴于作品的特点,他从参展主题、内容要求等标准出发,审慎选择纸张、毛笔等书写用具,对纸张的材质和大小进行深度评估,从而更好地完成作品的整体设计,为后期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所有准备就绪,程晓海研墨、提笔、吸墨、落笔,正式进入作品创作阶段。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此类文章,已经打破他平时的创作模式,对他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间,他精确掌握着谨慎与洒脱的平衡,全身心



投入其中。在此期间,他谢绝了朋友聚会,暂停了家庭活动,一心只在那方宣纸上。就这样,历时一月有余,其间几易其稿,程晓海终于完成了这篇行草书法作品《蹴鞠赋》。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7月18日,程晓海盼来了好消息,他如愿以偿地接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盛世亚运 体育建新功——中国体育艺术展”开展通知,激动之余立即将参展作品按要邮寄到指定地点,等待参展。直到作品在杭州市展出,程晓海长出了一口气,几个月来废寝忘食的努力有了回报,他深情抒发了对体育事业的浓情情怀。

在举国全力实现建成体育强国伟大目标的道路上,在龙江全力推动体育强省建设的道路上,不仅需要全体体育人的共同努力,也需要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其中。通过“文体融合”“体旅融合”“体教融合”等方式,多主体、多渠道、多形式、同目标地为体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需要更多活跃在各行各业的“程晓海”,为传承发展中华体育精神共同合力续写崭新篇章。